淵雅堂全集

長洲王芑孫念豐

銘

幹山草堂銘

幹山在泖上九峯之外青浦何生其偉家其下嘉慶甲子歲除余自嘐城還過生時其不在未及登其堂也今以其圖來示爲之銘曰

幹山之麓有喬其木山迴水復周於我是幹山之陽有敞其堂有門有步以艤君艎幹山矣樹樹罔不宜花藥扶疏春風四時幹山矣居居以讀書讀書之餘寤寐黃

虡水與山青潭空有靈堂中有人諷雨哦晴水浮山涉登堂有客可紘於琴可賦於壁

靜好樓銘

惟靜乃壽無好從康曰儉與勤愼率爾常吉祥來止清琴自張宜子宜孫世以永昌

古銕齋銘有序

華亭馮少眉茂才承輝有歐陽集古之嗜兼精篆刻顏其室曰古銕齋以書逃於余爲銘貽之銘曰

鄴臺秦阪古瓦之精劍櫑檝柲古玉之英昔金惟五鐵號錚錚麩賓有躍莫耶自鳴或寫爲笛以聲其聲或窪

爲硯以名其名此齋蕭然圖史縱橫與古爲徒亦古其情君處其間晤語漢京夢吞丹篆蚓引蛇驚時而煮石時而鑄瓊蛛絲鳥迹古人復生題曰古鍥不磨是旌閭之老鐵銘是軒檻

腕几之銘 有序

腕几用以倚腕與竹秘閣相同其製略似筆牀而加方濶尤於書扇相宜可容摺疊扇往來其下免墨污也偶從友人案頭覩其製而以意改爲之如此銘其背曰

平康正直盅乎其中其下以有容任舒卷往來之迭變吾以憑吾躬覩雲煙之落紙儼出沒於當空防意外之

點汚完潔自於始終

扇弓銘 并序

摺扇展之凹凸不便於書畫今削竹爲弓以其靶抵扇跟穿兩弸絣其邊骨則扇自張而其面平矣余仿製於同年張船山船山得之泰安守洪君範銘曰

吾聞此手以獵於髹韍以汝爲大黃之彀快然揮手

茶船銘 有序

茶船茶托也殆即酉陽雜俎所謂銀平脫今製皆作舟形銘曰

一檣一旗誰能執熱用汝作舟以備倉猝

印泥合子銘

汝丹其心而泥之辱揚吾名於卷軸吾何以自淑

漿合銘

汝非膠漆而善於彌縫勿謂餬塗補牘有功

筆筒銘

虛而能受廓乎有容是爲翰林主人以聽夫羣豪之出入其中

象牙界尺銘

直方大無不利於以書思於以記事

紫檀界尺銘三

端嚴而渾厚不易其所守是惟君子之有
矩不可踰稜不可摸毋側頗僻廉隅在吾
廉不劌也直以方也動而不括靜而有常也於以鎮物
罔不臧也

石筆架銘

惟巖巒之窈窕與洞壑之彎環容君臥起以嬉娛乎文
字之間

竹筆筒銘

有斐其外有虛其中或偏或倚有以束其躬

箴

十箴 有序

昌黎韓子年三十八有感於髮白齒落老衰之漸乃作五箴以自訟而曰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其言痛其思危烏虖古之學者為已固如是耶予所遭視公尤困今在公年齒之搖者脫其三獨未髮白耳至於道德之閑文章之業動作威儀之失其中敗於身隳於家貿行於世者不知其幾矣遭際之窮猶可委之於命此內省之疚乃與歲月俱增不與聰明俱逝誰為之也夫過惡常起

於忽微以爲無傷而慭然馴至於不可救又豈惟負厥初心也哉學者始志莫不欲有立於己有濟於世有垂於後貧且賤之傷其心也饑寒之切其身也父母妻子交游宗族之關其榮辱牽其哀樂也又方年少氣盛而願奢急求試用於學問之道每患有所需而不肯立起爲之需事之賊也而況儻來者之不可必日月之不我待此饑寒貧賤之身昏昏焉閱數十寒暑而竟亡之矣幸而所需者至則顧有不暇爲者不幸而所需者至不以時則時有不及爲者又不幸而所需者終已不至則遂有終已未之爲者烏虖如是者吾見亦多矣昌黎所

若是而謂非淫祟蘭入室有姝其華國風好色以莫不嘉汝將縱欲伐汝性耶欲之弗遂祗自懟兮欲之既得將自悔兮夫何目與而心痗兮

箴惡去聲

水不惡去聲濁江河其流壅不惡去聲臭嘉穀油油疾惡入聲如仇君子之憂彼哉瑣瑣不宜有惡去聲汝誠惡去聲之則如去之手無斧柯何必與忤光風煦蕃不擇於草白日青天彼亦稱好彼無可惡去聲汝則自小惡去聲形於色人有覿也惡去聲形於言人有遊也徒以種怨而樹敵也

箴怒

有言之弗恤有過之弗知德之弗進業之弗治汝不自怒而怒人爲彼誠巽服怒寳非宜彼强不服怒又奚施怒來殊驟不及嗟咨如捕龍蛇急起持之爲人雄者必執其雌怒於心也胷交錚怒於口也劍拄頤殆哉危哉

箴懼

患不至而喜事或至而謀已至而恐將至而憂皆名爲懼厥咎何由自反不縮鳶肩爲傴內省無疚懦夫門生欲理其原道在反求匪壯於趾去爾苟媮特立獨行坦坦其幽有可懼則雷打頭無可懼則風濤舟優哉游哉

銘

石修撰獨學廬銘有序

記曰樂羣而誠之以孤陋寡聞言夫學之不可以獨也聖人之言詩曰可以羣而又以羣居終日爲誡言夫學之不可以不獨也古之學者爲己凡其出而見諸世皆治之於獨者也周公太公之學不可知觀於其報政則獨焉者不相循也聖門游夏之學不可知觀於其裼襲則獨焉者不相踰也然周公太公游夏之相爲羣也久矣斯非記所謂樂羣而聖人謂之可以羣者歟自夫科舉之學與士各秉時會爲進退於是得失可否之數尊

以問諸世而不必問諸已不必問諸已則凡所謂讀書修辭皆特以譁世取寵而要之獨居深念於聖賢反身而誠之效吾不知其何如也予好獨居往往領獨居之趣故嘗著其說如此雖然予蓋獨焉而未知學以是嘐嘐然涼涼然頹乎其莫之與豈惟孤陋而寡聞抑又小雅詩人之所為哀傷而念我獨者已吾友石君執如及第之明年牓其居曰獨學廬予請其說則曰古大人誠意之學必推本於幽獨不佞痛夫今之學者專用力於衆所知之地而於獨者無有也故揭其旨於所居以自箴烏虖若執如者可以謂之知學矣於是錄其言幷著

予說而繫之以銘銘曰

禮尊獨行易敦獨復彼復於獨行也孔卓念獨而憂小雅之服愼獨而懼大人之學匪曰憂懼樂天之樂倚矣石君爲鸞與鸞鷙矣其心如磨似錯從吾所好修其可欲人華於衆我禔於獨禔之昏暮闇以日章禔之平旦神告其祥行歌坐誦淸琴自張風草吹春綠我虛房房廬其虛親見夏商學於獨始自始要終爲人爲已有惺其中名者實賓寔煥在躬匪予爲獨人弗予同惟獨斯幽惟獨乃雄獨也而雄至剛至大韓獨於唐起衰八代歐獨於宋軋茁傾聾〻一時駭怪千秋之愛知遇於時而

能自懈子懷渺渺獨者其眞孤蹤絶詣由獨而臻周情孔思由獨而親勇功智名由獨而伸心精之用以獨而神無曰予獨古我有人窅然萬古惟獨斯羣獨立無悶以冐斯文載銘於壁勖矣其勗

錢上舍寫經樓銘有序

國家稽古尊經甄綜漢唐傳注義疏之說定著爲十三經頒布學官

高宗純皇帝朝又以故國子監學正蔣衡所書十三經栞石太學是正沿譌作式永久于是學者漸摩服習觀感奮發曉然有以知

朝廷所以敬教勸學養成一世之意國子生金匱錢君泳少就賈素蚤嫻隸法起孤貧中克自振勵稱書四方伏覩

朝廷德美退稽蟲緒以爲石經之始本漢蔡邕鴻都傳

寫獻是隸文足爲典要其三體一字互增互革晉嗣後
來今茲衡所寫進猶承襲陽成以來字體而未有能爲
邕書者是則學者之闕也因是發憤陳儀閉廬精寫又
以邕故漢臣度寸爲書斯循漢尺今際
昌期合遵
皇度迺更用工部尺一寸而爲字日自督程積有歲月
居恒坐臥一樓自非備作聚餱于外不輒含業閒遊京
師自述如此緜是和碩成親王爲作寫經樓三篆字以
勸嘉之而好事者傳爲圖畫日者翩然來過揚州出圖
以示芑孫伏念君棲迹衡茅秉持古義勤力肄書專心

經訓以致東平河間敦崇典記褒揚好寫流稱往牒載見于今凡此莫非
國家懿化風流翔洽足以傳美方來昭示無極爰書其事且槩銘焉以勖君而成其志銘曰
於皇時
清經術載明版帑斯廣珉勒斯貞依唐故事昔有蔣衡循漢舊儀今有錢生先時王澍以篆有名嘗充寫官未迄完成君雖晚出隸筆鴻鶩蘭臺漆簡與蔡為程樓居郊墅雨晦風晴橐箱部次煙墨縱橫庶幾罔懈晝謀讐精有桼其帙貢諸

帝閎豈無

寵錫藝敏是旌以詒緜祺休有厥聲

竹栢樓銘 有序

芭孫久于外所接遊士大夫徧天下而鄉人士君子澗焉雖其舊故或十年而一見之或五年而一見之其見之也必于他所不于其家以故識袁君廷檮晚廷檮恂恂飭行君子也嘉慶六年見之揚州再拜述其母夫人節行並出同時士大夫所爲母夫人纂錄事狀求爲一言蓋母夫人之歿于是幾何年矣亦旣旌于
朝而所見纂錄于同時士大夫者旣已甚具芭孫識廷檮晚不獲親睹母夫人之懿烈盛美而爲之發揚今將卽諸君所已言者而更言之無繇也然而廷檮之請不可

辭記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有見云者有所貽令名于其親而非必躋躐顯榮之謂也然則母夫人往矣廷檮所願成其身以貽母夫人于無窮者方隨其出處亨困而未有已矣廼卽所居竹栢樓者爲之銘用以申勸廷檮而泄其思亦俾其子孫無忘焉銘曰

猗竹檀欒栢輪囷嗔霜不殺恩其身碧天濛濛留古春有嫠恤緯居樓層易粟爲糜哺朝昏袁以再家成子孫有頎厥子愿且敦思貽令名古所云孰句爲銘吾與文斯樓有墜銘則存

李墨莊舍人愛吾廬銘

我來京師九遷其居廬中無我我本無廬君猶有愛宜不如予此廬何有有琴與壺有書數卷有花數株而時有客客中有吾客亦知愛吾亦不孤與客同趣客乎吾乎

沈茂才恕賞雨書堂銘

人生有味在于讀書讀書之趣尤在三餘靈雨時至好風與俱生平樂此以勵君廬一雙蠟屐幾翦園蔬此時來過羊求之徒逍遥清話勖我居諸

遲波舫銘有序

嘉慶元年夏五月將出爲華亭校官余夫婦買舟南下，曲阜桂未谷馥分書三字贈行以牓於舟而自爲之銘曰

未谷之意本曰鷗波以漚易鷗從隸匪訛然吾學佛亦喻海漚用舍在世我爲虛舟楞嚴永觀金剛泡影析圭擔爵如木有癭歸哉歸哉藏壑則宜萬變一漚逝者如斯

硯銘

小澄泥硯銘

嗟泥乎介如石比於玉壓之濯之君子樂之

舊藏顧媪鐘硯銘

顧家孃手拳然以琢硯溫潤堅藏四代更百年代相承食此田勸休銘告後賢觀世德甗鐘旋

董君辰贈屈君培基硯爲作銘

猗此硯出上方甓生辰舊所藏歲横庚月在陽臨當歸復解裝贈屈子中迴腸捐予佩非琳琅獻之縞衣也涼不如硯爲好長耕石田大吉祥拜石兄㒳不臧我爲之

銘無相忘

自銘試硯

召試三鄉試五會試再共辛苦吾與汝

漢瓦硯銘

是惟漢家之瓦仿偟揚馬周旋董賈可以詠風可以酌雅

圓硯銘

懷中月不可蝕握中璧不可闕

瓦硯銘

金之聲而玉之德儒有毀方而瓦合

舊藏荷葉硯銘有序

先大父蓄此硯數十年晚以傳予而予用之者又二十年矣吾家無物可傳惟此一硯是先大父手澤所存後人所當謹守因爲之銘以俟異日子孫中有能讀書者然後與之乾隆壬子九月十三日記於京師

荷葉皤皤傳子傳孫

董君辰見贈澄泥荷葉硯銘

葉田田承露偏大珠小珠落我豪顛

詹君應甲見贈紫端石硯銘

紫衣之華兮紫玉之光君子服𤣥其德溫良

畢君大椿見贈端硯銘

予濟乎黍乾之水贈我以瓊瑰我以爲田耕于是食于是庶幾逢年報予以禾壓

何君遠昌見贈端州眼石硯銘

端州眼歙州眉美一盼銷魂哉故人遺此姝一姬目渺渺兮如愁予誰當媵以蛾眉見使我讀書餐不饑

歙石星宿海硯銘有序

甲辰北行吾友朱文剛克柔手琢贈予其背刻虞文靖八分書面有金星因篆三字曰星宿海以其

適於用也往來行役無不在箭其後以題琴之妹
硯史于歸渤海劉愛贈之硯吏有紙筆之好所作
詩辭時有可誦硯未爲不得其所也而予以故人
手琢思之不置因爲此銘以傳其事

六年藏筆星宿海一旦去之思不已雖然此硯有歸矣
詠絮簪花媵之予琢之自君用之我所媵曹娥玉之藥
羅縷角根誌於此後有得者千金市

黃君對揚見贈舊銅瓜果暖硯銘有序

龍谿黃賡堂以教習期滿將歸於閩贈予暖硯一
其製一瓜一果左右相聯屬啟果之半以爲蓋其

下置炭又啟之則水也瓜兆三剖始剖其半以爲蓋啟之下嵌端石二又啟之下嵌洮河綠石一其下亦水也果作香橼狀正圓瓜作木瓜彎其胥以受橼之圓中爲二管以通水道注之左則流於右即聯屬處也橼之蓋爲粟紋蟲蛀孔以出火氣兩硯池皆空直徹於底水氣蒸蒸從硯池上石得其潤墨以不燥銅質濤㓹非新鑄予京居八九年凌冬涉筆常苦暖硯無佳製一日過君覩之几上愛而不敢請也君知其情遽以脫贈喜如獲百朋爲乃爲銘志之

君之歸兮投我以木瓜金耶石耶我思君兮天之涯思君不見磨君硯金石交情盟歲寒歲晏天涯足霜霰我將著書老泉石窮冬槃我生春筆佩君愛兮矢無斁逍遥藝圃落其實

同館汪君 桂 贈歙硯銘

直且厚汝必壽吾託于汝宜可久

同年朱君 鳴鳳 贈小端硯銘

汝軀則小志則堅不方不圓硜硜然

程孝廉 組 贈歙硯銘

人好端吾好歙苟利于用取其實

合璧硯銘

璋之判璧之合用咸宜開且闔

雙鳳硯銘

懿彼鳳皇鳴此朝陽終和且平文字之祥君子宜之招我由房

沅州石井田硯銘

無曰石田而嬉于阡力而耕力而耨而且逢年

兩面校書硯銘

丹黃之陸離反復以思之

方硯銘

汝雖介如不可那有坦其中直方大

淄川石硯銘

淄川之石是能食墨殺之如風脫之如拭貴且快意淋漓酣適直提銳師橫走堅壁

舊歙石金星銀絲硯銘 有序

先大父官於歙得此硯藏之且五十年矣謹銘其背以示子孫銘曰

星星之金不可獲也絲絲之銀甚明白也我心匪石戒貪墨也以是爲先世之貽以是爲後世之積也

小硯銘

金之渾也玉之璞也勿曰器小大匠之所斲也

合璧硯銘

若離焉若合焉叅之圓閒

行橐硯銘

烏虖吾既去官以自便而猶賣文以爲資朝于斯夕于斯惟汝之隨汝無我饑

天然硯銘

汝惟輪囷以不材于世齟齬其際會莫爲之計噫乎庶幾自鑿以爲圓而又不然磽磽焉兀兀焉或曰其天者全也

趙凡夫石函硯銘

寒山之壑漏汝之舫凡夫鐵夫後先相望筆歌墨舞婦隨夫唱此硯往來千秋一歸

夔龍硯銘

文之煒而非龍非彲如古四夔

桃硯銘

石田不粟桃乃熟得而食之壽且穀世人謂我東方朔

銅瓜果暖硯銘

温涼玉金爲屋一管噏生春三冬皆黍谷

雜銘

屈長卿瓢印銘

匏無匹瓠無寡從吾所好

烏絲界尺銘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好是正直示我周行

又銘烏絲界尺

圭角之稜稜也邊幅之矜矜也有時而過有時而不及咸可徵也自君子觀之以爲庶幾乎德有恒也

陳桂堂松化石銘

石之臞乎松之腴乎擕此石丈來叩鐵夫鐵曰噫嘻木

強之餘以其兀傲成是嶙峋爲溝中斷爲席上珍茫茫隨化聽之斯人

建窯印色盒銘

定窯僞亂一綵建窯眞直百錢同一白名相懸

乾隆辛亥自編初集自春徂冬以次畢錄并山妻寫韻軒小藁作一囊以貯之而銘其背時臘月廿有三日

歲云徂書滿牀既畢錄以次裝醉司命製此囊誰爲質我自藏儒之富多文章繼自今歲穰穰婦與夫偕樂康詒子孫大吉昌

龍竹杖銘有序

此亡弟聽夫官輿山時所遺龍竹也聽夫殉難之十年製以爲杖銘之曰

烏虖汝不屈節而泥之蟠奮其頭角將雲雨天下而卒以入于淵此其蛻也庶幾來扶我乎山中而吾亦已老于嶔嶔歷落之間矣烏虖

趙北嵐畫鶴軒銘

趙北嵐明府以故友錢獻之判官坫所篆畫鶴軒三字懸諸室余爲銘之其後曰淸獻之官一鶴自隨君來子南并鶴無之鶴在畫中不飲不啄人則異是齒肥腹穀子室翹翹予音九臯誰無粱稻我惜羽毛鶴聽有讚鶴柴有詩孰篆斯版十蘭之遺朝觀夕省愼念其儀

惕甫未定藁卷二十

長洲王芑孫念豐

頌

陳太恭人懿德頌 有序

芑孫與太恭人子辰州知府廷慶雅故猶及拜封朝議大夫公于京師已至華亭又識廷慶兄舍人廷溥閒渡申江信宿其家獲聞太恭人懿德及是太恭人年八十執古之義生日不賀遠方交遊兄弟無敢陳幣于其庭而登堂拜親事載前典矧芑孫舊嘗以文學掾籍食于是依古道人之職亦宜作爲歌詩導揚懿媺以風曉勸

諭當時辭雖不文良不容已迺爲之頌曰

有喬其木申浦之濱有亢其閭陳氏之門陳門之大篤惟恭人履盛彌盅恭人之恭匪紓匪懈衆服僮僮有懿其德以壽厥躬

維朝議公仁義爲質白髯長身老而勿逸既起輙離爰敦任卹溫溫恭人妃賢儷劼克相其成其儀如一貴而能貧富家大吉

木棉之華亦漚其麻載緝載績中饋是職沚毛澮潦薦我寢廟溫溫恭人孰如其勤篤惟斯勤以率邦族我與維夙明星在屋

我有衣裳珮璲其長我有羔豚有酒在尊而不重肉躬
是澣濯温温恭人孰如其儉篤惟斯儉謙以自貶八簋
六珈以祿不忝
客屨在戶殺雞爲黍亦既醉止僮奴懽喜一味之甘鄰
媪是覃温温恭人孰如其慈惟慈且惠周于匄貸饗飧
攸賴訖門以外
猗古傳經實有宣文義方之訓啟我舍人篤惟舍人孝
友是矢恭人康之考祥覲履方正舉科紀其醇栗晉吏
拜書聞于
天子

韡彼鄂芣紫荆庭廡文字之祥集于知府惟是知府廻翔中外恭人康之雖休勿泰不奢以泰俾熾而大俾耆而艾以無有害

翼子優游裕爾詒謀天篤之祜螽詵其羽有孫繩繩陳門其興恭人康之澤以詩書有壽其衿有珥者瑜四時燕胥樂是版輿

鞠秀當階蘭被于陔九秋頁辰酌我金罍長筵其開四方其來恭恭人曰不愼無爲酒爲我謝客俯辭勿受燔瓠棐勿我有咎

爲壽之文燦陳昔載以敦古處登堂有拜百石卒史趙

人爲輩發德矜辭難老是祈匪頌㳙人以勸女師式于
珩璜視此頌詩

讚

宋文信公與吳粲閣三劉讚有序

宋江西制幹兼禮兵部架閣僉丞相幕府軍事金谿吳公名揚從文信國起兵江西爲司饟糴及空坑之敗護其部曲以歸後遂不出爲遺民以終其行事見鄧光薦續宋書文丞相附傳而續宋書世不概見獨載吳氏家乘中其十五世孫嵩粱旁采墓銘家集及郡縣志補撰事狀以行于世文公所與三劉大抵在架閣先後參書軍事時其迹久佚大興翁侍郎方綱爲嵩梁補書以存髣髴裒卷示余余惟聖人取殷三仁太史公列傳首伯

夷蓋人臣之義不幸屢變凡所自靖自獻有足以載其
一代之風聲氣澤而不與國俱湛者固不繫乎生死也後
之君相往往責人以徒死而史臣載筆亦惟死事爲詳
其於湛𡨴之士闕焉不著如吳架閣者可勝道哉烏虖
此歐陽所繇發憤于五代史毅然別死節于死事之中
而戰歿者勿與存焉也爲之讚曰

首陽之薇商山之芝世以俱稱似矣而非黃綺之見卒
爲漢賓夷齊之隱允蹈殷仁有偉吳公遯遯匪躬信國
之與始皋羽之與終宋則亡矣不亡惟人人其亡矣道
壘斯存遺壘既頽弗頽其心心光炯然神鬼森湛千秋

一日後來有筆文公吳公從筆端出

洽隱園三友圖讚有序

三友孰謂謂鄭先生敷敎金先生俊明幷韓先生馨而三也洽隱園者孰居之韓先生之所居也圖曷爲作韓先生有曾孫鍵恫懷世舊合三家遺像追而寫之也圖今藏于鍵之從弟是升是升聡然推柳子記先友之例以厲當世有筆者載之文辭猶鍵志也三先生蓋皆復社諸生當明之季以文章行義服一世入我

朝而高尚其事慕首陽之行湛寘不出三人者志節略相同而獨韓先生之後于今爲盛邑孫鑴論明一代儒者承南宋遺風以講學爲事其訓詁辭章或有不暇而

要其卒風流藹被輒多慷慨氣節之士未始非講學之效也

高宗朝命廷臣纂勝朝殉節諸臣錄其間韋布諸生甘心溝瀆者所在數十百人乃其未死而抱咫尺之義如三先生者甘節嘉遯皦然不欺其志可不謂難乎雖然三先生年齒相後先咸獲老壽當是時天下之泰平幾何年矣三人者猶然高蹈邱園幅巾終世或逃于酒或託諸書畫以傳觀是圖不徒羨三先生之高有以見
國家肇造之初廓然寬大其完養士節而弗奪其區區之義又如是其忠厚也爲之讚曰

蜚龍霄騰凡介是乘攀鱗附翼天衢斯躡孰穴而居彼
其窮魚濡沫互喣不知雷雨懿三先生勝國之遺有鬱
其思商山采芝亦既百年風流已矣家門隆替慨然貞
履爰有文孫義推先友載瞻圖畫儼如攜手荒冢一抔
遺書幾葉誰因誰詢千秋相揖

沈立方先生像讚有序

余少小所及見大父行鄉閭長老迨余既冠而猶存以文辭道業相契篤無過沈先生先生諱執中字立方少與其弟天中俱有聲場屋間天中善書而先生善爲詩從故沈尚書德潛彭尚書啟豐遊客累赴鄉試不售遂皆棄科舉天中既歿而先生老壽獨以長年宿德稱直後生數十年乃卒生平議論侃侃而性樂易其爲人如陳仲弓行事頻邵康節中年多病循覽內經至恬淡虛無眞氣從之灑然有省因遂鍵戶調心久之病去已而讀陽明先生書有得氣日沖心量日廣題其室曰心太

平居作太平吟四首又作恬淡虛無吟及花花詩若干卷其詩亦類康節居恒篤故舊䘏黨獨歲大疫爲藥以施經紀沈尚書家遺事若利害在已者遇人無少長一以誠始見余兒童中奇愛余以謂非凡子作詩爲贈余至今媿之也先生卒在乾隆四十三年年八十同里吳成佐彭紹升皆爲之述自先生卒于孫相繼凋亡家門搖落及是其遺孫家麒奉遺像示余于是去先生之卒二十有四年矣俯仰今昔惆懷先舊有不能已于言者廼爲之讚曰

門兩版隔岸居時曳杖來過予朱蝦螇白髭鬚杖敲門

驚僮奴坐檐楹話詩書耳酷聾語百呼一掀髯笑胡盧
輒自詫列仙儒書遂亙句堯夫慵逍遥足康娛儵乘雲
感彤徂三十年箭投壺我亦衰返鄉閭烏攜橋黃公壚
每過之嗟以吁人宛在筆可模補類蒙讚諸圖

沈實夫遺像讚有序

君諱果之字實夫先世自湖州遷蘇州之官浦明成化中有諱林者官至都御史入我朝諱叔明者始居府城叔明子諫爲名醫君之祖也君父立方先生執中與叔父蘭初先生天中故有詞翰君兄杲之與蘭初先生子李繼出以能文章有士行見稱當世李舉于鄉杲之亦薦副榜兩先生猶無恙家門鼎盛諸兄都不問家人生產君于是習大父業以醫自名久之不得意棄而爲賈方是時海內登平人民康樂高宗皇帝累幸江浙中外臣僚踴躍治供張相與效忠

而蘇州文繡之用被天下價大翔踴君以其間致財鬭
門數百指父兄未嘗憂貧君之力也已而杲之累舉不
第竟卒先生繼亡而君亦卒君之子後杲之者又亡雖
蘭初先生後人亦相次物故李獨身在年且八十寄食
于他死喪相仍風搖雨墜惟君有子家龍而今以遺像
示余余少年時嘗一見君于立方先生之側未及與君
欵洽君亦不余誰何也上下三十年忽忽及此豈獨盛
衰之變參錯非意令人窅然有不勝身世之悲者矣乃
因家龍之請為讚以系其後讚曰
風儀犖犖名父之子隨世為賈慨然無作去之服賈隱

而居市以爲衣裳以供滫瀡以事父兄俾無憂只曷不
中壽遽止于是雖止于是子今繼起猶食其遺以世厥
祀吾爲之讚義兼銘誄于後有聞庶無憾耳

陳文恭公與故副將白雲上手帖讚有序

嘉慶元年余舟過淮陰有數十擔夫負販岸旁相與戟手若有所詬誶于有司者語嚶啣不可辨其間一人曰咄嗞乎寧復有官如故副將白公者乎其薪芻之價無不平也其竊盜之發無不得也其出也騎而不軒其食也菽而不肉咄嗞乎世復有是人乎余二十年前故嘗從提督李公奉堯所聞公名及是慨然念世所謂良將吏稱于上官者其暫而留于民心者久也後七年余主講眞州兩公子出示桂林陳文恭公所與公手帖一卷蓋公生平見知于文恭方爲偏裨文恭以使相之重手

書敦勉諄諄若師弟子然又以見公勞績不獨留于民心所契重于大賢君子而有以自聞于後者又彌久也公歿兩公子繼起或試官江淮或以能文章成進士貽善有後固所勿論獨念
高宗朝文恭爲承平宰相公亦以儒將考終書問閒閒猶勤勤以偵捕爲亟以潔廉相勗由今讀之烏虖其能無感迺爲之讚曰
猗白公之官曰偏曰裨猗猗陳公之書匪獻匪羲皆繇人重民睠其思斷縑殘墨球璧珍之維
先朝之累洽詒太平于今茲彼赫葦之君子有媿之乎

書詩聽鼓鼙以論帥孰擁旄而攬轡悵秦棧兮宿師遲
好音于歲歲籌筆中樞秉燭治書我思陳公玉珮瓊琚
楚氣垂息粤嶠徵戎我思白公躍馬彎弓讀遺文以論
後艮有喟乎其中

故處士盛青嶁遺像讚 有序

盛處士名錦青嶁其自號也與故處士黃子雲野鴻張錫祚永夫及故沈尚書德潛皆居蘇州之木瀆稱詩于世沈晚達驟貴三人者皆困不得志以死盛最有名其女夫章日照嘗緝其詩以行今族孫章杲以遺像示余于揚州爲之讚曰

維靈巖之酋崒帶姑胥而渺瀰多巖處之畸士甘忍飢而誦詩稽野鴻之逸翮謂黃子被奇服之陸離耿鋤茅永夫自號之孤介老嘉遯以自肥君頫頏于其際攬環珮以參差獨精專以媚學援前修以爲期應宮商于唐律拾芳

馨于楚辭冠切雲以適路求嚶鳴以載馳孰好余之芳草願相贈以瓊枝久漂搖于轂轂保素衣于不緇入梁園其淹久遊蜀道以來歸有邑人之嚴助陪矢詠于金閨會爲雄之弗及與行路而同欷徒蕿殘之篇什有綴緝而傳之閲古今于旦暮要何憾于盈虧覩風儀于圖畫儼謦欬之在斯念鄉閭之昔美感流失于今茲悼先士之不作讀小雅而長思里悠悠其孔痗願後來者斥誰

總督漕運鐵侍郎臨榆望海圖讚有序

昔韓文公蘇文忠公其文章發于海者尤奇顧所謂海皆萊粤近地而之乎遼海者無聞焉我國家龍興大東遼瀋是宅洎乎混一區宇　陪都斯建分設五部侍郎今皇帝親政之年總督漕運侍郎鐵公自内閣學士調爲盛京刑部其年秋　召還入山海之關循臨榆之塞東望瀕渤登高而賦于是夫人公子賓從言笑宴宴廼作斯圖蓋百五十年來遼海舊勳莫不長子孫于京師自非銜　命東邁無緣及海雖公亦至是而始獲壯觀焉

蓋天下之平久矣平之久宜必有奇偉不世出如韓蘇之徒者出乎其間著見其風采以大發斯文之氣惟公以能文章起舊勳中遭逢

盛際跨越中外若東西州以視韓蘇所爲發憤遷謫騷屑離憂者不可以同日論也公所遇既夐軼韓蘇則夫遼海之作橫絕今古固無足論惟是遼海以東我

祖宗所嘗提戈創業處想締造之艱難凜承平之積久量國息之盈虛恫斯人之疾苦如大小雅生民皇矣受釐陳戒溯漆沮而述邠郃爲韓蘇當日所未始有者宜皆於望海時慨然在念而非圖之所能及也于是芑孫

爲讚以申之讚曰

有荒不條滇涬東秘怪荒胷神靈鍾雲雷烝烝起眞龍天男乘流帝坐桐鏈嶇側嶰斬蒿蓬有藜室家走馬從自我創手開洪濛泰平久矣歸朝宗蹈韓蹴蘇語破空闕前立馬今有公雅歌生民謌作豐鎬遊韓蘇洗其胷大哉表我泱泱風一尉一候天當中十七驛似東西封攜琴來往春末冬公歸朝廷須立功不肯詭激羞雷同我欲詩之詔無窮

李墨莊像讚有序

予來京師鈍於干謁雖翰林先生故嘗有士相見之禮而亦落落然莫相知獨緜州二李君相與遊甚懽予始識鳧塘庶常又因庶常以識墨莊檢討檢討才氣豪於庶常而其暱就予未有間也一日檢討出小像示予曰吾爲是卷有年矣欲爲之名而未有所以名者子盍名之以寄吾心而發士大夫詠歌之趣乎予思之良久未有以應則復於檢討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游乎无名者然後能有萬物有名之不如无名也審矣圖中皋壤搖落水雲蕩空一人撚髭松石間踽踽孤行

涼涼獨往若有思而無思渺然與太空相接曁莊乎其將遊於无名乎則遂從而讚之曰

易云獨復禮曰獨行精神所入要以獨證獨賢之感小雅始之賈文屈賦念獨之遺遊于名者獨也幽憂遊乎无名獨也翛翛嗟乎曁莊于此寓形涼涼孤抱與天冥冥人樂其羣我寶其獨客有問焉乃矢弗告

祝止堂侍御小像讚

早紬書於東觀喬文采於長離中蘭臺之執簡𥌓獬角之䫨䫨忽鴻𡨚而豹隱老江海之棲遲悵秋蘭兮靡蕪與風霜而爲期林蕭蕭其隕蘀撫長松之離奇坐磐陀以解帶將援琴而鼓之寫秋心於緜渺思美人於天涯羗泠泠其未已又遺音於清詩有操絃而和者猗非我又其誰

賓谷像讚

望之儼然鵠峙也鸞停也又何虛襟淵抱有盅而蘊有盈而形也即之温然金渾也玉粹也又何渺致傲色欲翔于眉欲掉于臂也逍遥乎道藝之林休息乎篇章之圃出入中外者二十年欣慨移情隱顯殊路而又何弗改乎此度也超然其巖居而川觀思媚于獨也愀乎其影纓而獵轂思稱其服也通一世以爲懷望千秋而極目聖之言狂者獧者儒之言懿士介士吾嘗旦暮遇之庶幾哉其在乎是也

法庶子詩龕嚮往圖讚有序

時帆先生稱詩於世其言詩以唐之王孟韋柳爲宗而上希陶靖節既以詩龕名其室作詩龕圖復寫陶公及有唐四公像而貌已執卷沈吟於其下謂之詩龕嚮往圖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先生之志遠矣乾隆壬子五月圖成屬爲之讚曰

懿有晉之處士邈淳想於黃虞慨遺音之弗嗣四賢夐以追躅發淸風於盛藻傳雅歌之穆如起先生於今日羌飛步於亭衢浹神情於篇策感予懷之不孤懿誠孤兮何恤甘人澤而吾癯涉儀形於心想咸佩玉而長裾

後視今其猶昔接晤言於斯圖懿先生之爲行庶幾乎列仙之儒而脩脩焉與古爲徒者歟

劉寄菴荷鋤圖讚 有序

嘉慶元年夏五月余將就官南下漢陽葉舍人繼雯爲余言故御史錢公灃遺事已而嵩密宗人考功宰焯復以前山東新城縣令劉君大紳荷鋤小像見示以余之重來未可知也必欲强余一言而去余聞劉君爲縣得民久其行事世多知之考功繫文像後又極委備無可綴者反復是卷且有感於舍人之言錢公也因爲之讚

讚曰

錢公直聲劉令循績於今天下卓矣有植賢惟二君皆出自滇災荒樸僿其天者全鄒魯之儒吳越之士習爲

歎孰夸晀自喜爲吏筐篋例不在民其有賢能簿書是
勤闒劉之風得不汗顔盆州留像立懦廉頑

故姚覲察采菊圖讚 有序

余至華亭有感于近百年來松江文獻之無徵而闇闇風尚膠庠茂異意氣慷慨之非其舊也于是金山姚君湘示余以其先大父故陜西漢興兵備道一亭先生所葺松風餘韻一書凡勝國以前松人士之沉寘厄塞有片辭可見者粲然咸著於錄余因是想見先生惻心勤力去今人遠矣湘余故人也嘗偕祓

召試於

高宗朝不幸久困猶隸諸生時攜其子前機偕來過余前機少而材英英挺出歐陽氏言爲善無不報而遲速

有時雖文人學士區區撰述宜若無與于人間要其澤常數世而不能泯余有以知先生之有後矣一日湘復以先生采菊遺像見示余爲讚之其後曰

先生之圖蓊幾墜矣幾墜不墜有孫繼起非起科名賁繼其美采菊逍遥風流未已先生之書綴緝湮沉殘煤斷楮手錄口吟鄉人君子風誦到今今其寥矣誰嗣之音先生之官不數十年一書之存逾久彌傳其德之貽其澤之延于子孫孫其世其緜我爲作讚以勞諸夫斯圖執爲漆工唐某藝事之工于今無有乘述書之因以示後

董文敏小像贊有序

皇帝建元之初余在京師見桂未谷馥所藏華亭尚書小像其明年到官奉檄往祀尚書祠下覩塑像恍若舊識者祠像與未谷所藏故逼肖也今余偕計復來京師見墨卿太守摸藏此册因爲題讚于後讚曰

證書畫禪現老婆相我謁其祠恍如揖讓祠側告身臥石相向門戶衰殘子孫怊悵惟其英光世皆慕仰遺紙一番傳摹依樣文采風流千秋無恙

宋荔裳先生像讚有序

余少從新城王文簡公宣城施愚山吾鄉汪鈍翁諸先生所著書中熟公行事而讀其詩得其生平今公之鄉人趙君曾以遺像見示因爲讚曰

揖晉人之風流起唐音於緜邈乘　興運以發聞冠東方之翠藻攄豪士之生平按騷心於孤杳諷遺句以招魂惘餘哀於蜀道儼謦欬之在玆曠千秋而送抱

族祖再陸先生像讚

先生之於官卑矣而不爲黙也其于事侃侃而卒易以直也先生之於詩綺矣而不爲靡也其於辭纚纚而卒與以旨也我爲之質將有聞於後也遺像在茲後之人倘克服念乎其所繇不可亡者而食其舊也

四十歲小像自讚

邑之黠乎澤之臞乎何志之狂而行之狷氣之廣而心之孤乎事皆可以告諸人學祇取其適於吾身艱一第心雄萬夫或以爲俠或以爲儒後有想其人而讀其書者將謂此誰氏之徒也歟

清溪草堂重臺桂圖讚有序

吾鄉陳氏有老屋曰清溪草堂堂前有古桂一當其先竹坡先生之世作花重臺世以爲祥一時里中諸老咸爲詩歌紀事而釋目存爲之寫圖事在

仁皇帝末年後五十餘年其孫故湖北荆宜施兵備道初哲以進士第一人及第今內閣中書舍人希哲以

召試先後入官著聞繇是士大夫相與續題更裝第二卷嘉慶四年六月希哲來過芑孫于華亭屬爲之識并系以讚曰

桂爲貞木歲寒之姿瑞於君家合穎雙岐玉昆金友同

氣連枝兩露非殊蕤榮有時徇培其德以爲後貽必復其始理固有之馨烈彌茂卜于靈蓍九穗三華如禾與芝之

虎邱劍池枯桐讚有序

有桐生吳虎邱劍池之下而槁余吳人唐侯知吳縣咸弗知也而兩淮運使曾君知之于是作詩以告唐侯侯廼與客往相其材而伐焉將以爲琴歙人汪棣鼎過吳聞其事爲作圖余爲之讚曰

莫孤嶧陽莫高龍門孰是孤高而克壽以存孰是孤高而與世希恩汝何不材而挺然出于斯汝爲不夭而子然以槁風霜雨露忘其歲時虎邱之背鶴澗之陽猝曾以過日幾何人而有爲之咨齋爲之款皇纘之斲之將登汝于明堂薦汝以玉軫絃汝以朱絲猗登慰汝于漂

搖收汝于離竒庶發其聲以與夫空桑之瑟孫竹之管

鼓咸墨而奏咸池以平人心以和神聽以迓民釐

章光重秋林讀書圖讚有序

余生乾隆乙亥甫冠而識章君光重於故沈歸愚先生之家時先生已殁君以外孫持其家事年四十餘端然成德君子也中間別去忽忽三十年及是再見則蒼顏白髮非復曩人顧猶能躧履街巷十餘里枉存過余徒步聰强致可喜也既見出所爲秋林讀書圖示余作圖之歲實余始生之年撫念流光不堪把翫慨焉興讚豈唯爲君讚曰

始之相見我少君强君好談詩曰盛青嶁與張永夫余抵其隙要不自量繼而分背君佚我勞吾常跨馬朔塞神皋

君常布襪居於樂郊今之相見憮然皆老髮稀齒脫憫余衰早罷駘渥丹美君顏好撫念今昔曾幾何時蹉跎若我隳業懼滋衰榮一瞬奚以自亟古者讀書求之書外旋讀而忘曷覩其會君持此志既蚤既堅余負此心弗精弗專相期努力追程古初有年可假引領修塗差勝寘行炳燭其餘有如不信質以斯圖

沈封畦生母俞夫人讚有序

余始冠而識沈君維𬖒別二十餘年不相聞嘉慶五年見余揚州述其生母俞夫人之行求爲一言明年正月維𬖒以夫人遺像來申前請余與維𬖒雅故先大父又嘗接遊於歸愚先生其于夫人之懿𡡉固有聞矣乃爲之讚曰

懿夫人之姱修兮擢嬋娟于妙年絶純嘏以自綏兮託芳華于所天始執巾于公子兮奪芙蓉之清妍粲金釵之列屋兮奉別館之纒緜旣同歸于𬖒寢兮㬂俛而爲賢方家門之鼎盛兮雄甲第之蟬嫣榮稽古于詩人

兮祝壽康于堂前卜蘭徵于吉夢兮慶舉雄之聯踊何閔天之不弔兮隕松蔭于巖巔又丱喪之仍接兮歌虞殯以駢闐洗皴粧以摧悼兮悴霜露于紅蓮痛髭哭之繽紛兮矢柏舟之精堅撫雙雛以食貧兮移膻涼于後先凜風雨之漂搖兮閱艱貞于迍邅迨雛羽之長成兮哺慈烏而睕然庶饘粥之是供兮乃修齡之弗延顧風木而含悽兮悲迴風于逝川願謁詞而有述兮慰母心于九泉惟通門之雅故兮又接閭于巷壓抒楚言以作頌兮將遺嫩之可傳

孫淵如萬卷歸裝圖讚并序

吾友孫君淵如觀察東魯權陳臬事其歸也行李無加于舊獨聚書益多好事者爲作是圖一時士大夫題詠甚盛後四年將復出山乃以示余于揚州爲之讚曰

在官寫書古以爲過我思其人天下幾个謝公作郡昌黎在縣還讀我書官亦可願君繼其風典訓是服以我書歸抵彼留犢歸擁百城坐進萬鎰禍此蒼生攜書再出作圖紀事申詠連篇我爲之讚以諗後賢

姚春木椿萬里圖讚有序

往得春木文辭於吾友洪稚存法時帆讀而善之相與嗟歎其才未之識也及是春木還歸淞上始相見解試告期旋當別去出所爲萬里圖求題讚之曰

吾處一涯旋蟻坰堂君行萬里秣馬扶桑雲夢芥蔕泰山豪芒以其氣概作爲文章圖亖十二勢未渠央封狼居胥經大北荒出斬樓蘭入對明光一官一集五采五彰輝然建樹蔚以鏘翔此其發軔努力方將任重道遠山高水長